

李星火 著

# 卧底

狡诈和阳谋 勇敢和懦弱交织出一幅扑朔迷离的画卷  
钱和法 情和欲 正义和罪恶 愚昧和智慧 无畏和残忍  
故事从抓获毒贩开始 向纵深发展 情理之中 意料之外

李星火 著

# 卧底

The title '卧底' is rendered in large, white, stylized Chinese characters. The character '卧' is on the left and '底' is on the right. The '底' character is particularly tall and thin. In the center, overlapping the characters, is a graphic of a computer keyboard, suggesting a theme of technology, espionage, or digital infiltration.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卧底/李星火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8598-5

I. 卧…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86357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特约编辑 陈增爵  
封面装帧 北戈设计工作室

**卧 底**

李星火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江苏启东人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96,000

2009 年 8 月第 1 版 2009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598-5/I·675

定价 18.00 元

故事从抓获毒贩开始，向纵深发展。情理之中，意料之外。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环环相扣，丝丝相嵌。

局中有局，案外有案。计中有计，谋中有谋。

玄机重重，危机四伏。你有潜伏，我有卧底。

情节曲折，暗箭频发。迷雾层层，诡谲连连。

钱和法，情和欲，正义和罪恶，愚昧和智慧，无畏和残忍，狡诈和阳谋，勇敢和懦弱交织出一幅扑朔迷离的画卷。

# Contents 录

1. 剖腹取货 .....	001
2. 秘密交易 .....	013
3. 路边巧遇 .....	026
4. 试探摸底 .....	036
5. 派赴缅甸 .....	050
6. 出现问题 .....	075
7. 转移视线 .....	088
8. 命丧黄泉 .....	100
9. 猎取目标 .....	126
10. 重新布置 .....	153
11. 情报到手 .....	169
12. 清理行动 .....	183
13. 还不甘心 .....	198
14. 最后招数 .....	211

---

## 剖腹取货

昆明到上海的列车缓缓驶进站台。大量乘客涌出。

此时已是半夜 12 点多。月朗星稀。夜幕下的上海交织着灯火的光柱。烟霏云敛。

2003 年仲夏的上海，空气中弥漫着灼人的热浪，温度上升到令人眩晕的程度，让人感到闷热异常，暑热难当。

车站的广场上，一个瘦长男子脸上淌着汗，朝四周望了望，摸出手机，与人通话：“大姐，我已出了火车站，饭碗没打碎。火车上，我倒是看见有些倒霉鬼被警察拎走了。”

“找家小旅馆或招待所，当心点，给手下人上上笼头，打打预防针，念念紧箍咒。”对方吩咐。

“我明白！”瘦长男子如奉圭臬地点头躬身，仿佛那个发号施令的人就在眼前。他收起手机，摆着架子向后面站着的几个人挥挥手。“走吧！不要木头木脑，也不要毛手毛脚，懂点规矩。谁把事情搞砸了，弄得喇叭腔，就对谁不客气；谁当刺头儿就扣谁的钱，到时不要怪我。开房后，不要炒料豆乱嚷。”他倒秧田地重复道。

他很庆幸在火车上乘警没有盘查他们，只是象征性地打量了

一下就离开了，要是真查的话，他也不怕，不会有证据落下，他自认其手法是万无一失的。

在一家小招待所里，一位四十岁开外的总台女服务员正在伸懒腰打哈欠，显得疲惫不堪。招待所的大门敞开着，夏夜的微风有气无力。路人已经稀少。

这时从门外走进二男三女。

领头的就是那个在广场上打手机的瘦长男子，三十多岁年纪，两只肉眼，长在一副铁石心肠的面孔上。他衣着光鲜。后面跟着三女一男，看模样都是乡下来的，虽不是衣衫褴褛，但都是土头土脑、未见过大世面的模样。拿手机的男人以狞视的目光管束着这些人。

一个女的较胖，另一个女的较矮，第三个女人较瘦，那个男的也是农村人的外貌，四个人都是三十左右的年龄。他们虽都一脸倦容，但还是不时好奇地东张西望，打量这陌生而楼宇林立的地方。

见有旅客进来，总台服务员站起身，无精打采地问道：“开几间房？”

“一间。”领头的男子回答。他的脸上挂满汗珠，其他人也汗水涔涔。

“一间？这么多人只开一间？”她懒眼扫了一下这帮人。

领头的男子把手搁在台面上说：“只要一间就够了。”服务员奇怪地问：“五个人一间房，怎么睡？起码要两间才行吧？”

他解释道：“我们只是歇歇脚，天亮就走，只几小时。”服务员说：“丑话说在前头，住几小时也是以一天来结账的，不要退房时计较不清。”男子一口答应。看得出，这男子不是第一次住这样的招待所。

服务员把圆珠笔放在单子上，让来客填一下登记表，并要他们把身份证都拿出来。对于这些身份证，服务员只瞟了一眼也不一一核对，就还给他们。

“身份证不用登记?”领头的男子有几分意外。

“填一个人算了。”服务员伸了伸腰肢，舒展一下筋骨，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填完登记表，付好钱后，服务员拎起一串钥匙，领着一行人走上二楼，打开左边的一间客房关照道：“已经很晚了，客人都睡了，你们尽量轻点，不要影响别人。这天也太闷热了，休息吧！”

“知道，我们不会弄出声音，你放心。”领头的男子招呼身后的人进房，“轻点，不要说话。”

一行人进入房间后，领头的男子关上门，立即摸出身上带的药和包里的矿泉水递给他们：“快！把这泻药吃了，争取天亮前完事，抓紧时间。”

四个人战战兢兢地遵命而行。

吃下泻药后，有的斜靠在床上，有的坐在椅子上，悄无声息，静静等待。领头的男子看了看表，已是凌晨1点多。他认为时间足够，一切拿捏得很准，不用天亮，就可大功告成。嘿！使唤这些眼皮子浅、蜗居一隅的池中物真容易，一点不费劲，好操作。

“你们听好了，等一会儿你们会有点难受的，那是正常反应。记住，不要慌，更不要叫，咬咬牙，忍一忍就过去了。”领头男子装腔作势地告诫道，“谁要是弄出麻烦来，就砸谁的饭碗，谁就倒霉。都给我挺住，拉下来！”

胖女人说自己是第一次吃泻药，她很紧张地问：“有多难受，受得了吗？”领头的男子瞪了瞪眼说：“别驴喊马叫的，受得了，咬咬牙，挺一挺。千万不能出声，把人惊动了就要坏事。”

瘦女人缩着脖子问：“要是拉不出来怎么办？”看得出她有点提心吊胆。

“不会的，尽管一百二十个放心。”领头男子给她们吃宽心丸，“泻药下去，到时自然冲出来，拦都拦不住。”

“天亮后就走吗？”这时瘦女人心里已想着离开，感到闷在这间小屋里极不舒服。



“对！拉出来后，等天亮了就出去吃早饭，吃完后立即离开上海，到火车站后我给钱。”

“我们回家里，还是再去云南？”

“拿到钱后，你们就不想再回家了，你们端的是金饭碗，这可是发财的机会，你们走我这条道算是走对了，谁不喜欢孔方兄？孔方兄懂不懂？就是钱！知道吗？钱！以后我会经常给你们补补课。”领头的男子一脸怪相地“嘿嘿”两声干笑，笑声中有种难以捉摸的阴险。用这些人省心，虽然不对脾胃，但物美价廉，经济实用，他这样想。“好了，现在谁也不要再嚼舌头多嘴、满世界嚷嚷了，鬼吵庙！也别像缩头乌龟。打起精神，给我拉出来！”

大家相顾无言。过了一个多小时，四人都露出痛苦的表情，像一只只煮熟的大虾，深深地弯下腰，难受地用双手捂住肚子。不一会儿，三十出头的男子，第一个捂着肚子冲进卫生间。大约10分钟后，他走出来，双手捧着数十颗用避孕套包扎成鹌鹑蛋大小的海洛因，交给领头的男子，“郭大哥，终于拉出来了，难过死了。”

那个被称为郭大哥的领头男子大名叫郭宝昌，他见了这些东西开心地笑了，两手接过来心花怒放，“你看，没事吧，就这一阵子。”

“刚才非常难受。”拉出海洛因的男子惨白的脸上滚着豆大的汗珠，重重地喘了一口粗气。

郭宝昌乐不可支地指着拉出海洛因的男子，唾沫星子四溅地对三个女人说：“你们看，熬一熬就完事了，轻松得很！”

郭宝昌把海洛因放进马甲袋，再塞进一只黑皮包里。他觉得用这一招运货，真是最保险的，警方本事再大，也查不出来。比起把货放在包里、在火车上被乘警查到的那些人，他真是高明多了。

这时，较瘦的女人接着冲进卫生间，拉出同样用避孕套包扎的海洛因，交给郭宝昌，“妈呀，总算出来了。再不出来，真的受不了了。”

“好了，没事了，歇着吧！”郭宝昌接过海洛因，又一次绽开虚情

假意的笑脸。他心里盘算着，要不了两个钟头，事情很快就能办完，天一亮就离开。看来下一单还是用他们。

瘦女人喘口气，擦了一把汗：“放在肚子里，让人担心死了。”

装好海洛因，郭宝昌拉上皮包的拉链。“你们这样赚钱多容易呵！不费心血，拉出来的是大把的钞票，赚来全不费功夫。”他尖声怪气地说。

较胖的女人和较矮的女人，已痛得大汗淋漓，眼里闪出哀怨、混浊的光，嘴里忍不住发出呻吟声，十分凄惨。

“妈呀，受不了了，难受死了。”

“疼死了！疼死了！”

“快想想办法……”

“不干了，再也不干了！”……

声声哀号，声嘶力竭，那痛苦的情状，仿佛人之将死的苦苦挣扎。

这时的郭宝昌脸色骤变，脸红颈胀地走到她俩面前，握紧拳头，叫她们不要出声，再坚持一下。他担心深夜里哀叫声会惊动旁人，招来麻烦。

胖女人滚倒在地，声声叫着郭大哥，向他求救。郭宝昌用拳击掌，要她咬紧牙关，不许叫。

“我难受。啊！”那是一种揪心的嘶叫声，郭宝昌恼火地迅速用手捂住她的嘴。

两个女人疼得满脸是汗，浑身湿透，佝偻着身子不时抽搐，双拳时而顶住肚子，时而撑在地上，情状惨不忍睹。

她们为了赚钱，把命也豁了出去。钱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它给人带来幸福微笑，也让人加入被死神召唤的行列。幸福和苦难有时只在一念之间。

就在这时，招待所门口又走进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他问总台服务员还有没有房间，正在闭目打瞌睡的服务员张开朦胧的眼

睛，点了点头。

来人填写登记单，付完钱，服务员领他走向二楼，打开右边的一间房。安排好客人正要下楼时，她忽然听到左边的房间里传出一声“快救救我吧，我撑不住了”的叫声。

悲惨的呼喊声使服务员一惊，睡意顿消。她蹑手蹑脚地走过来，侧耳倾听里面的动静。房间里又传出惨人的痛苦嘶喊，听得她心惊肉跳，脸吓白了，大气也不敢出，她心想，一定出事了，在闹人命案吧？我的妈！

她的心情极度紧张，脑海中上演着各种匪夷所思的联想，猜测恐怖的细节，越想越怕，情不自禁地哆嗦起来。

房间里，郭宝昌又捂住矮女人的嘴，让她闭上嘴巴，不许出声。他被两个女人的哀号搞得心烦意乱，一筹莫展。

矮女人嘶哑着嗓子喊：“郭大哥，实在撑不住了……”

郭宝昌没有一点慈悲和怜悯，反而凶相毕露，横眉怒斥：“再像野猪号叫，别怪我不客气了，现在只有忍，忍到拉出来。”那副恶相像是要一口吃掉她们。

矮女人实在疼痛难忍，“求求你，要疼死了。”泪水伴着哀求声一涌而出。

“死不了，熬过这阵什么屁事都没有。”郭宝昌发狠劲把她摁在墙角。为了尽量不让她发出声音，他自己也累得气喘吁吁的。

矮女人发出痛苦的喊声，不由自主地双手抓住郭宝昌的衣领。郭宝昌却狠狠地用手捂她的嘴，不让她的声音叫出来。

胖女人痛得直喘粗气，已无力叫喊。她脸色煞白，满身是汗，衬衫像是被水浸过一样，整个人扭曲得变了形，挣扎地喊了一声：“娃儿，妈对不住你了！”

郭宝昌一面捂着矮女人，一面看着胖女人，注意她的情况，不时发出“咬住牙，不要叫，不要叫”的指令。但他的努力已无作用，现在唯一希望的就是不要惊动旁人。

痛苦不堪的胖女人，一手摁着肚子，一手紧紧抓住床单，慢慢

地瘫倒在地。

已拉出海洛因的那两个人，吓得蜷缩在床角，那个瘦女人浑身发抖，哆嗦着说：“郭大哥，她、她撑不住了，会、会不会死呵？”

“死不了！”郭宝昌瞥了一眼，强作镇定。

她惊悚地指了指：“她、她倒下去了！”

“没关系。”郭宝昌又瞥了一眼。

看到胖女人不再挣扎，瘦女人发出惊悸之声：“她不行了！”

“是吗？”郭宝昌以为她只是太难受而吃不消，过一阵就好，因此并不在意。

“快去看看她！”见她一动不动，瘦女人惊恐万状，浑身直打颤。

郭宝昌松开矮女人，抹了一把头上的汗，站起来，走到胖女人身边一看，吃了一惊。他蹲下身，探了探她的鼻息，心中暗暗叫苦，她已气息全无了。

站在门外偷听的服务员，听着房间里那揪心裂肺的叫喊声，惊惧万分，憋着气轻轻地后退几步。她小心翼翼地走下楼梯，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她看过许多影视剧，那些可怕的场面如今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她双手紧紧抓住胸口的衣襟，仿佛是要按住狂跳的心脏。

她用最轻最轻的脚步走下楼，跨进总台，一下子身子就软下来，趴在台面上。过了一会儿，等神志恢复过来，她立即拨打电话：“喂，警察局吗？你们快来，这里可能出事了，快！吓死我了！我的妈！”

房间里，郭宝昌查看过胖女人后，断定她已死去。他起身思忖，目前这个局面是他始料不及的，该怎么办呢？

此时，又有动静，郭宝昌转过身，见矮女人也倒了下来，痛苦地痉挛一阵后，翻起白眼，中毒身亡。他倒抽一口冷气，事情砸锅了，情况变得异乎寻常的糟糕，唉！真是背运，怎么就碰到这两个整脚货，把事情搅黄了，郭宝昌在诅咒。

床上的瘦女人尖叫了一声：“她也、也……”

男同伴碰了她一下：“别出声！”

郭宝昌朝两个死去的女人凝视了片刻，焦躁不安地在狭小的房间里踱起步来，眼前的问题是把那两人吃进去的东西拿出来，拉不出来，呕不出来，就抠也要抠出来，抠不出来也要……总之，要保住这些海洛因，这也是钱哟。

他下了决心，从腰间掏出一把弹簧刀，瞪着带有血丝的眼睛，低声说道：“我不能空手回窝，总要保本得利，死了也要剖腹取货。”

手持刀子的郭宝昌此时像个丧门神似的对床上的男女小声吩咐道：“你们要是害怕，就把眼睛闭上，不要出声。”

蜷曲在床上的一男一女见状，吓得闭上眼睛，不敢看穷凶极恶的郭宝昌。

瘦女人止不住浑身颤抖。那男的大气不敢出，双手交叉抱住胸窝。

郭宝昌蹲下身，撩起死者的衣服，把刀插进胖女人的肚子里……

接到电话后，也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警署里来了两个民警和四名联防队员。民警进招待所后，问服务员出了什么事，总台服务员指指楼上，把她听到房里喊声的事情一一汇报。

民警问她有没有进去察看过，她惊恐地说，哪敢呵，吓也吓死了。民警让她带好钥匙一同上去看看。

一行人轻手轻脚地走上楼去。

正在开膛剖腹的郭宝昌，此时已剖开第二个女人的肚皮，掏出用避孕套装的海洛因。鲜血染红了他的双手。

“人死了不要紧，货不能丢。”满头是汗的郭宝昌冷酷地说。

他抬起头，瞟一眼瘦女人，问床上的男人：“她怎么了？怎么不动了？也死了？”

“没有！是吓得晕过去了。”那男人战战兢兢回答。

郭宝昌一脸杀气，要那男人赶快把这怕死鬼弄醒，马上就走。

并说是神归庙，是鬼进坟。

那男人立即用手指掐她的人中，边掐边叫：“快醒醒，快醒醒，我们要走了。”

她被弄醒了。瞪着一双惊恐迷离的眼睛，问：“我没死？”

他扶她坐了起来，安慰她说你还活着。

“我们一起回去吧，还是在家吃泥饭碗，这钱不好赚，会死人的。”她被刚才的一幕吓破了胆，一副魂不守舍的模样。

“拿了钱我们就回去，再也不干这活了。”那男子也早已魂飞魄散，恨不得马上飞回家。

女人忽然抽泣起来，边哭边说想家里的孩子了，以后打死也不出来了。这时她才想起要守本分，安分守己比什么都好。

“你坚持一下，马上就走，马上就好。”那个男子竭力安慰她，并注意着郭宝昌的动静。

只见郭宝昌取出海洛因放好后，用床单擦干刀上的血迹，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不要哭了，马上就走。”郭宝昌发话，用袖口抹了抹脸上的汗珠，“又没死你爹娘，鬼哭狼嚎作什么？”

服务员领着民警一行，来到房门口。民警侧耳听了听动静，对服务员说：“先敲门，让他们开。不要紧张，有我们在。”

神色惊恐的服务员敲了敲门。

里面没有反应。

在民警的示意下，服务员又敲了几下。

郭宝昌猛然站起：“谁？”

“是我！”女服务员的声音很不自然。

郭宝昌凶神恶煞般问：“你是谁？”

她回答说自己是总台服务员。

“没人叫过你。”郭宝昌盯着门，“谁叫你来？”

服务员回头看一眼民警，不知如何回答。民警用手指指她自己，服务员会意。她已镇定下来，对着门缝说：“你开一下门！我给

你们换开水。”郭宝昌说不用换，她还是要他开一下门。

郭宝昌紧张万分，追问她究竟想要干什么。

民警对服务员讲：“不要说了，打开门！”

“不准进来！”郭宝昌像头猛犬似的发出低吼，沉闷而带有威胁性。

服务员用颤抖的手把钥匙对准锁孔。就在房门打开的刹那间，郭宝昌手上的刀子飞了过来，刚要进门的民警身子一闪，躲过飞刀。

刀子“咣”的一声打在过道墙壁上。

郭宝昌毫不犹豫地抓起皮包，迅速窜到窗口，跳了下去，消失在夜幕中。

民警连忙让联防队员下去看看。四名联防队员返身下楼，追了出去。他们仔细搜寻，找遍楼下的每个角落。

踪影全无。

面对房间里的惨状，民警惊呆了，立即打手机向上级汇报。领导让他留下一个民警和两个联防队员看住现场，局里的人很快就过来；同时先把房里的一男一女带离，初审一下，抓紧时间让他们交代。

拉出海洛因的一男一女，被带到警署里，面色如蜡，愕然呆立。

“把你们知道的按原样说出来。”民警威严地注视两人，“坐下说。”

那男的立即交待，说：“死掉的两个女的是湖南人，是我们的同乡。她俩说，跟那个郭大哥已经跑了多次，赚了大钱。这次回乡拉我们俩出来，说赚这钱很容易，不用本钱，没危险，只要花点时间就可以，比种地省心多了，也赚得多了，不费什么吹灰之力。我们没想到会这样，要弄死人的，太吓人了！”

民警问：“那两个死掉的女人以前也是这样贩毒的？”他摇头说：“以前都是偷带的，吞到肚子里是第一次。”

民警接着问：“是怎样认识这个叫郭大哥的人的？他的名字叫

什么？”男的一脸茫然，摇头不知。

民警看他的样，不像是说谎，便又旁敲侧击问：“这个姓郭的人有几岁？”他略微思索后说：“差不多三十岁吧。”

“他没跟你们说什么？”

“没有，只跟那死掉的女的说了两句。”

“除了他，还见到谁？”

“只见到他，别人没见到。”他怔怔地望着审讯的民警。

“他有什么特征？”

“瘦长，很凶。”

“我问这个人与其他人有无不同的地方？”民警感到与他对话有些困难。

他努力想了想，还是无奈地垂下头，表示没注意，不敢正眼看民警。

民警耐着性子慢慢盘问。

“你们的毒品从哪个地方搞来的？”

“就是那个叫郭大哥的给的。”

民警的嗓门放大，有点耐不住性子了：“我问的是从什么地方得到的？”

“云南。”这次回答是准确的。

“怎么知道是云南？”

“那死掉的女的带我们出来时说的。”

“云南什么地方？谁给的？”

他说自己只知道云南，乘火车到云南后，就不知道是什么地方了，只知道最后来到一间房里，休息了半天后，那个叫郭大哥的人就把那东西带进来，让我们吞下去，随后就上火车，来上海了。

“其他还知道什么？”

两人想了想，女的说好像听郭大哥讲过一句，最近要大量出货。民警叫他们再想想，还听到什么？

“还听到……好像有‘饭店’两个字。”女的又想到了什么。



“什么饭店?”

“好像叫什么‘小春风’饭店。”女的摸了一下额头，“对！‘小春风’饭店，没错！”

这是问到现在最有价值的话了。民警又追问道：“是吃饭还是交易?”

“不知道，只听他在云南打手机时说的。”

“在火车上说过什么没有?”

“火车上一句话都没说，只是让我们休息，不要吃任何东西。”女的捋了捋头发。

“别的还知道什么?”

“就知道这些。”